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金陵南唐書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

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

伐吳自茲四年間必謀之蠡皆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

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

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音稅於國

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

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為有子胥

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

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

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
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
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
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
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
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
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
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
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

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者免身
脫也謂生
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以壺酒
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犬陽畜
豚陰畜生子三
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
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
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
其子欲仕量平其居好上聲其衣飽其食而簡
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
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鋪而啜

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
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
女即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羞
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爲天下所耻今越國富
饒君王節儉請可報耻孤辭之曰昔者我辱
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
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
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
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

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
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
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卜之於

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鬪市無赤米之積

國廩空虚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羸

作羸蒲水草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

於卜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

未可往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

怒不如諗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

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
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兄又
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
國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
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
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
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衆而誓之曰
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而患其志
行去聲之少耻也國語註少耻謂進今夫差表

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

徽外有山犀有水犀

犀則無吳以水犀皮飾甲也周禮犀甲壽百年

不患其志行之少耻

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
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
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曰吳可
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道
作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
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
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

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晉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以乙酉與吳戰丙戌放者何至二千人哉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

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按左

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會

或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為二十一年也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

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上越王

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

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惟是

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聞當於

戰何以爲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

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

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

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

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

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國語欲民所

欲去民所惡烏故切稱其善掩其惡遏各切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

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

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

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

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爲之始以仁次之

以勇斷之君將去聲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

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
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
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

乃請八大夫

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韋昭解五大夫舌庸苦

或大夫種范蠡臯如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畧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

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爲八大夫耶曰昔吳爲不道殘我宗廟

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
中衷兵革旣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
卽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

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
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
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
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
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
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
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王曰慎哉大夫臯如
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
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

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令去聲已下國中曰五日之

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音倍下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當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爲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筭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

食餉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
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墮
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
無入吾固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
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
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
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
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
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

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
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
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
二三子令平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
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
別相去之詞曰蹀躞摧長慝兮摧戟馭及音
殊兵器詩伯也執及周禮及以積竹八觚長
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
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及殊
也長一大二尺無刃有所撞挫於車上使殊
也離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

去今所向皆殂一士判死今而當百夫道祐

有德今吳卒自屠雪我王宿耻今威振八都

軍伍難更今勢如貔貙貔猛獸陸機曰似虎或曰似羆貙椿俱切

以狸能捕獸祭天陸佃曰虎五指為羆行行各努力今於乎於

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

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

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檇李斬有罪者三人以

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慝行去聲不當敵者

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

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

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

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

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

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

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

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

力不足以勝平聲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

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

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爲敬鼃蟲而爲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去聲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

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兕甲爾雅兕似牛註

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鎧即甲也周禮兕甲壽二百年又令安廣之人

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

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
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爲二師將以使攻我
衆亦卽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
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
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左傳載笠
澤之戰夾
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越之左右軍乃遂伐
敗吳大槩與此畧同
之大敗之於囿韋昭曰囿笠澤也史記正義
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別
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
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

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松
陌流溢至此故名
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
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
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卽日夜半暴風疾雨雷
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
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
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
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
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

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
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
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
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
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
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是
為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
二年越滅吳為勾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
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
於一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史記作
公孫雄

虞翻曰吳大夫國語作王
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肉袒膝行而前請

成於越王曰孤臣夫羞敢布腹心異日得罪
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
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
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
中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勾踐不
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
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
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

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
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
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
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
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
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
以没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
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士
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

自殺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依之死吳世家云自到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
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丘明春秋時
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
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已滅
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縊死耶勾踐已滅
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

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
人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
史記正義曰音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
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
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
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

吳後立賀臺於越此書無之亦闕文也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

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

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為當實

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

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

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

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

洛音乃命樂音岳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

事作操去聲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

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耻威加諸侯受霸王

之功效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

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

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

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人當何

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

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

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

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

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吝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爲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

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鳥啄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微倖三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

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
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
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
史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
則大當作久
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
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
者定功雪耻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
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
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

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
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分國
作仕

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
計不數音朔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

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

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

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

及也王曰柰何種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

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

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踈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

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

在

在當作蚤

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

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

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

故君臣作難

去聲

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

衛又奔越

哀公二十七年

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

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氏

攻公公奔于衛途如越陘楚地

魯國空虛國

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文種之

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辯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

應大夫亦罷嘯其耳以成人惡

大

其妻曰君

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亨

亨當嘯以作亨

惡何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

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

哉子不知也吾王旣免於患難雪耻於吳我

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

佞在君爲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

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

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

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

文種屬盧盧當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徐天祐曰勾踐

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吝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令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越王葬種於國之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
西山即卧龍山又名種山一日重山太平御覽曰種山之各因大夫種以語訛成重也
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羹周禮冢人丘隧

註羨道也 疏曰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
史衛世家共伯入瑩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延
墓道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羨或
下外羨上卷夫差傳羨門當亦與此同義或

入三峯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
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
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
臣霸於關東從瑯邪起觀鰲臺周七里以望
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
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
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卷王僚傳被棠錢之甲帶步

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典畧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會矛也度於兵

車長二丈周禮魯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益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

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

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

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

劍以死是為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

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

憤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賑操以哀之文種非賢

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

十六年夏四月昔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
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

也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

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

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

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

喪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欲徙葬琅邪

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燍風燍如火飛貌風也飛

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註冢中分風也勾

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

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

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勾踐二十五年

為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

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桓

公當作厲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

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

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

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

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

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

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滅吳
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
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
為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

通鑑外紀勾踐
三十三年薨

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
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
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

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
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
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疆疆卒子
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其歷
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
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
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為一百四十四年
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啓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無余十世 無睥 夫康 元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疆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失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

格格當稱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

至餘善返越國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疆以世家考之則七世矣無疆王之侯之子所謂王

侯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疆時楚威王興兵大敗越殺無疆盡取越地

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亡凡一百五十二年通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于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家皆失去邨邪徒於吳為楚所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疆之死眾散久矣非王親時失家亡國也又記年曰王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

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紹興路儒學學錄留 堅

紹興路儒學學正陳昺伯

紹興路儒學教授梁 相

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

徐氏補註

第一卷

勾吳

前註已引漢地理志顏師古註又按史記註勾吳大吳也索隱亦引師古註謂當如顏解但師古云勾吳猶越為干越也索隱乃以干越為於越干與於皆語之發聲耳淮南子註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世本註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史記正義曰十九世壽夢始號勾吳與史記所載太伯時已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

壽夢

第四卷

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

聰

已見前註又按史記索隱云系本
曰吳孰姑徙句吳宋忠曰孰姑壽
夢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
詩傳舊讀月諸為姑是以姑為諸
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各乘

吳郡志引此書以為陸門八以象
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卦吳郡
圖經續記八聰亦作八卦為是吳
都賦郭郭周而重城結隅通門二
入水道
陸

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

前註已正其誤按史年表鄭定公
十一年書楚廷作亂殺之是為楚
平王十年其後吳破楚入郢乃昭
王十年蓋鄭獻公八年非定公時
也

申包胥

史楚世家亦作申鮑胥註服虔曰
楚大夫王孫包胥劉伯莊曰包字
亦作鮑史記正義包胥姓公孫封
於申故曰申包胥戰國策以為楚
蘇

秦桓公素沉酒

前註已正其誤按史年表秦哀公三十一年書楚包胥請救是為楚昭王三十年楚十一年書秦救至即哀公三十二年也據此則請救在三十二年非桓公時也

嚴王何罪國幾絕

嚴字義不通今詳當是莊王謂前王何罪幾至絕國按嚴本出莘姓其先即楚莊王支孫以謚為莊姓者也如前漢莊忌忌子助後漢莊光皆避明帝諱改姓嚴此以莊為嚴亦避諱追改也

第五卷

入五湖之中

已詳見前註又按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以五湖為名又楊泉五湖賦止為太湖而作陸龜蒙云大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今併存之

帶劍挺鉞

鉞字或作鉞方言鉞謂之鉞或曰劍如刀裝者前漢功臣表周竈以長鉞擊項籍顏師古註長刃兵為刀而劍形史記作長鉞鉞鉞同

徐氏補註

